

千古绝响

一代名士嵇康



皮元珍 黄定三 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千古绝响

一代名士嵇康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皮元珍 黄定三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绝响：一代名士嵇康 / 皮元珍，黄定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561-2081-9

I. ①千… II. ①皮… ②黄… III. ①嵇康（224-263）—传记
IV. ①B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5933号

QIANGU JUEXIANG—YI DAI MINGSHI JIKANG

千古绝响——一代名士嵇康

著 者 皮元珍 黄定三

责任编辑 杨 帆

装帧设计 杨发凯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2081-9

定 价 6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两百余年间，它遭遇了空前的无序与黑暗，却又以其璀璨的思想文化，卓然标举于华夏民族的人文史册。在充满血腥与残暴之中，却活跃着以嵇康为代表的一群超拔不凡的名士。他们以无比的智慧与深情，开创了深邃隽永的玄学思潮，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艺术，在诗酒风流、山水声色、谈玄论道之中，领悟人生的真谛，追寻生命的真境界。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州西南）人，曹魏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为“魏晋风度”及“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化谱系里最具影响力的士人偶像之一。

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自幼聪颖，学不师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他玉树临风，才貌非凡，既有风姿

绝俗的仪表，更有才华横溢的艺术修养，是内外兼修的美男子。他喜好老庄，修身养性，锻铁浇园，弹琴赋诗，自足于怀。与魏宗室婚，娶曹操孙女长乐亭公主为妻，拜中散大夫，故称嵇中散。他虽践迹侯门，却始终安苦节，甘清贫，依旧生活在山村乡野，过着平静的日子。以淡泊的心态回归自然，在与自然的融合之中体会着生命的真与美，固守一片心灵的净土。

他一生情之所钟就是拥有几个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朋友，沐浴沂水春风，在山谷中、于江面上自由地吟咏、高亢地呼啸。他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结为“竹林七贤”，远离政治的纷扰。他们往往于竹林山野，或坐或卧，或饮或咏，或吟或啸，展露的是彼此最真实的性情。没有尔虞我诈，无须处处设防。七贤之风度，历世千古，其韵犹存。就连乾隆皇帝也作《御制七贤咏》诗予以赞美诗云：“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

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魏晋风度的一个缩影，所彰显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宇宙、人生和个体存在的一种认识，构成了中国士人文化的精髓，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甚为深远。他们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纯美人格的构建、自由性情的回归、对艺术美的追求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颠覆中彰显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

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塑造理想人格、追求诗意人生的范本。而嵇康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对“魏晋风度”的最好诠释。故陈寅恪说“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嵇康是魏晋少有的全能型艺术家，《晋书》用“奇才”来形容他。其文学造诣与阮籍同为“正始之音”的代表。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诗今存 50 余首，五言诗托谕清远，四言诗成就尤高。代表作有《赠兄秀才入军诗》18 首以及《幽愤诗》等。他诗文兼备，散文尤以论说文和书信见长。今存论说文 9 篇，书信 2 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最负盛名。嵇康的论说文析理绵密，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往往文如剥茧，不尽之意耐人寻味。后人辑有《嵇中散集》。他多才多艺，尤擅琴乐，在古琴曲上的成就也很高，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东汉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的一组著名琴曲。他弹奏的《广陵散》余音绕梁，空前绝后。他还擅长书法，工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

一生飘摇，始终处于魏晋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嵇康，却能在文学与艺术美的沐浴中涤荡痛苦，在痛苦中升华艺术，让心灵达到与“道”同一的境界。鲁迅先生不轻易赞美古人，但他

心仪魏晋风度。而魏晋士人中，对嵇康格外欣赏。他历时近20年，经过多次校订，使嵇康遗文以比较完善的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这不仅显示鲁迅治学的严谨，更因为嵇康那种高迈率真、超拔脱俗，不为外物所羁的人格与“师心遣论”的清峻文风，使鲁迅景仰，千载之下，而为嵇康知音。

嵇康生活于玄风大畅的时代，作为竹林玄学的领军人物，道家哲学是贯穿他一生的主导思想。面对混乱的社会局面，他以清醒的理性态度来思考现实问题，深感官场非其栖身之地。他不能如某些士人那样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享受那份荣华富贵，更不会庸俗胆怯，乃至圆滑变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他追求个体的自由，保持高洁的人格，敢于傲世嫉俗，以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故晋代诗人颜延之以“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誉其清峻个性。

在物欲横流、刀光剑影的魏晋乱世，他潜心于玄学研究，精思细辨，斐然成章。他以天才的视角与超前的智慧于黑暗之中燃起生命的火光，又以“越名任心”，喊出智者的尊严和社会的病根。其言论之犀利，思想之深邃，都是空前的。他带给世界的不唯静止于某一个阶段的沉淀或曾经炫目的辉煌，而是在“认识你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像闪电划破黑暗社会的夜空。

他曾参与京都洛阳清谈沙龙，声名远播，被誉为玄学论坛

上的“神人”。为避祸乱，他入苏门山追随隐士、高人孙登、王烈，流连忘返。他真诚坦荡、光明磊落，轻名淡利、率真自然。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冲破虚伪的“名教”樊笼，一生追求诗意地生活，以难以尽言的魅力塑造唯美人格。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高洁的人格力量，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实现的信心。回归自然，悠闲自在，既生活于现实之中，又能超然于现实之上，这才是他人生的理想目标。能在有限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相对的自由，这才是最为现实的生存方式。正因为如此，嵇康才没有流于肤浅的不遇，或陷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无。他在《养生论》中，一再呼吁人们保持“恬静寡欲”的心灵，不被世俗的物欲、人为的矫情所腐蚀；在《释私论》中，主张人唯有心中“无措”，才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混乱无序与人性的异化。嵇康的“师心遣论”、刚健超拔的言意风韵，亦构成了我国中古文学创作中一股潜在的“求真”的涌流和一种支撑性的维度。冯友兰先生论“魏晋风流”时，提出了“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之高见。在嵇康的作品中，始终充盈着智慧与深情，坦然与超脱，显示出一种唯美人格。他为人磊落，为文亦率真。读嵇康的作品后，给人最深的感受莫过于真。他将自己整个的一颗心端给人看，不管是喜是忧、是爱是恨，毫无保留地袒露给读者，由此形成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率真旷达的生命情调。所以，刘勰说：“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并以“清峻”来评价他的文风。钟嵘亦认为：“晋

中散嵇康，颇似魏文，亦未失高流矣。”陈祚明不无惋惜地分析其悲剧原因时说：“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招祸之故，乃亦缘兹。夫尽言讥刺，一览即识，在平时犹不可，况猜忌如仲达父子者哉！叔夜衷怀既然，文笔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死难者，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几乎众口一词，道出了嵇康为人为文之峻切超迈。其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就足可见其耿介不随、澄澈如水的人品与文品。

竹林之游的日子也许是嵇康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时光，可是随着司马昭掌权时代的来临，一切都变了。嵇康作为曹家的女婿以及他在名士圈中的影响力，成了司马昭拉拢和防备的重点对象。面对司马氏篡权的无耻以及血腥镇压排除异己，形成“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如明月高挂、清风穿林、松柏独立的嵇康，怎能按捺住自己刚肠疾恶、锋芒毕露、不屈于俗、不惧于险的个性，他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避世。他避走深山老林，追随隐士孙登三年。若不是其母兄相继病逝，苏门山中可能又将多一位弹琴吟啸、长发披肩、白衫飘飞的“神仙”。

嵇康从山中归来后，他的好友、时为尚书吏部郎的山涛看出形势的险峻，于是未经嵇康的同意，就向司马昭推荐嵇康入朝为官。山涛还是不了解嵇康，嵇康绝不会与狼为伍。入司马集团，这超出了他的人格底线，他必定会抗争到底。对于嵇康来说，友情之外的世界，他可以沉默不语，隐忍不发，但是朋友却是他的软肋。对于朋友，即使只有一点心理隔阂，也会让

嵇康焦灼与痛苦。于是，他满怀悲愤写下了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绝交书表面上是与山涛绝交，实际上是向司马昭表明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以自我解嘲的口气，鞭挞了司马昭集团的虚伪和卑鄙，从此，司马昭对嵇康恨得咬牙切齿。钟会原本就嫉妒嵇康的才华，再加上嵇康曾经对钟会的冷漠态度，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嵇康的性命岌岌可危。可杀人总要有个理由吧，何况是杀名士们的偶像嵇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嵇康，难逃一死！

魏景元三年（262），吕安遇祸。其兄吕巽迷奸吕安妻子，反诬吕安“挝母”。这就是历史上“吕安不孝”之冤案。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嵇康，却为了好友的清白，只身来到洛阳，为吕安击鼓鸣冤。

嵇康为吕安辩诬，吕巽串通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将吕安、嵇康下狱。嵇康身陷囹圄，理由很简单：吕安是不孝的罪犯，替罪犯作伪证，与该犯同罪。借言论的罪名诛杀异己，以钳制文人的思想，是古代中国统治者们惯用的政治伎俩。所谓“因衅除之”，就是找借口杀人，被杀者是否有罪并不重要。

当年七月，在首都洛阳建春门外一个牛马市的刑场，嵇康那镇定的神情，那被风翻飞的衣袂，那傲然的气派，如天神落人间。此刻的嵇康轻轻说了句：“我的琴可带来？”最知弟弟心意的嵇喜赶忙取出那把跟随嵇康多年的古琴。神色不变，席地而坐，弹奏《广陵散》，这是他人生的绝唱。这一刻，万人的刑场异常安静，人人凝神倾听。这一刻人们才知何为“魏

晋风度”，何为“朋友之义”，何为铮铮铁骨！

当最后一个音符归于天际之时，嵇康不无遗憾地说：“当年，袁孝尼曾向我求学此曲，我拒绝了他。没想到，这曲从今无人能弹奏了。”嵇康惨死在司马昭专制的屠刀下，时年40岁。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他以高昂的生命代价，在中国文化史上标志出一种自觉的审美的人格奠基。

鲁迅曾经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确，历史就是走过的路，曾经的影子总是打在现实的脚印上，即使再遥远，都是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在变动不居的滚滚红尘里，嵇康以其博大精深的玄思哲理，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飘然潇洒、超拔脱俗的人格魅力，构成中国士人文化发展历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毫无疑问，嵇康的唯美品格，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面对死亡的超然入化，以及执着于理想追求的慷慨任气和傲岸气派等名士风度，无不产生一种灵魂的感染力和时空的穿透力，赢得了后世广泛的赞誉与崇敬。他的悲剧，也令千载之下，无数文人为之感慨悲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是以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使人回归本真与自然，把作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正因为

这样，才有后人津津乐道的“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也才使得“魏晋风度”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他所彰显的不仅是一代文人的理想与追求，更是我国人文史上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因而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汉魏风骨尽，千古遗恨长！山阳翠竹森森，依然在诉说着嵇康的故事，直到永远。

目 录

引子 嵇康之死 千古一叹 (001)

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一位最具悲剧性的士人。畸形的时代与奇特的个性，犹如人类总体命运的象征。

第一章 生逢乱世 故园离索 (005)

汉武风骚依稀邈远，故园离索浮生如梦。汉末中国，混乱无序，嵇家为避仇怨，祖辈迁徙，隐姓埋名，家于嵇山之下。

第二章 幼年失怙 母兄鞠育 (019)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嵇康还在幼年之时，奉儒守官的父亲去世，使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中第一个不幸。

第三章 师心自任 杂学旁收 (033)

嵇山下，浍河边，两个孩子，少遭不造，不训不师，博览无不皆通。一个苦其心志，一个师心自任，杂学旁收，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归宿。

第四章 定居山阳 结友灵岳 (050)

逍遥游太清，携手相追随。嵇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与知己好友锻铁

灌园，超然放达，过着纯朴自然的生活。

第五章 玄学大潮 各领风骚 (068)

玄学舞台上，出类拔萃的年轻哲学家各领风骚。唯嵇康以超逸绝伦的思辨才华、挥洒自如的清谈风采，被誉为正始玄坛上的神人。

第六章 龙章凤姿 偶遇知音 (089)

嵇康风流俊逸、一表人才，仰慕追求者甚众。然高山流水，偶然一遇，无可忘怀，长乐亭主将伴随他一生。

第七章 师心独见 声无哀乐 (104)

嵇康师心独见，提出“声无哀乐”这一前人所未发的音乐审美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千古绝调。

第八章 践迹侯门 依然故我 (118)

嵇康与公主终成连理，不啻美梦成真。他却淡泊名利，以一颗赤子之心，寻找自己向往的精神家园。

第九章 贵得肆志 纵心无悔 (133)

作为一个正直的士人，遇乱世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还是避之以洁吾身呢？嵇康毅然选择了避世退隐，使自己从功名利禄的罗网中超脱出来。

第十章 侠骨柔肠 心中无措 (153)

嵇康刚肠疾恶又侠骨柔情，越名任心，是非无措。尘世喧嚣中，唯留侠者之道与情义肝胆相照。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阴霾笼罩 (179)

政局动荡，矛盾升级。明帝临终前一念之差，却为曹魏江山留下了掘墓人。朝政险恶，谁可尽言？

第十二章 黑云压城 七贤隐遁 (197)

时局的变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嵇康与朋友们隐遁竹林，他们以自己的畅想、渴望、追求，找到了实践生命哲学的一方净土。

第十三章 血雨腥风 冤魂遍野 (218)

历史博弈之悲剧皆同，二者相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结果不外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第十四章 世事多舛 何去何从 (232)

随着曹爽集团的诛灭，专制和血腥并未终结。屠刀毁灭的是宝贵的生命，而震撼的却是嵇康这些竹林名士的心灵。

第十五章 高压之下 必有勇夫 (246)

竹林深处的宁静被打破，江湖纷争再起。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杀气，四处尽是刀光剑影。隐居山阳的嵇康，如何在乱世里立身处世、安然生存？

第十六章 人各有志 七贤殊途 (258)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共同的情趣与爱好使“竹林七贤”走到了一起，但个性的不同、志向的不一，加上世事所迫，他们最终作出了各自的选择。

第十七章 悲剧重演 叹之奈何 (270)

时局的发展，果然如嵇康所料，司马家族为了篡夺王位，对反抗的亲曹势力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血腥镇压。

第十八章 京都相遇 心之忧矣 (286)

有人说任何具有美好潜质的东西，在未被认识之前，总是孤独和寂寞的。真正的雄奇与伟岸，注定要忍受这种孤独与寂寞，这便是现实的人生。

第十九章 淮南兵变 欲除国患 (299)

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张缉以后，在社会上造成了更加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几乎人人自危，一时人心惶惶。但是，血腥的镇压并没有使亲曹势力彻底降服。

第二十章 玄理太学 越名任心 (312)

嵇康《释私论》倡导“君子无措”“越名任心”，于魏晋玄学有着独特的理论建树，是为理想的人格模式，表现了他对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第二十一章 浪迹江湖 超然物外 (322)

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亲情与友情。嵇康是个深得朋友喜爱、敬重的人，一旦离别，无不黯然神伤。嵇康又何尝不痛苦呢？背井离乡、浪迹江湖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第二十二章 “三叛”失利 抱恨山河 (336)

人类自我拯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在不断地探求与发展的过程

中获得自身提升和超越的。但是，一次次的反叛，一次次的流血，震撼着嵇康抱恨的心灵。在这血的真实面前，他将悟出何种人生，生命之舟又该如何停泊？

第二十三章 咫尺天涯 孤愤离愁 (348)

当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只得将自己寄托在远离现实的虚无缥缈的云端，有如饥渴之时饮下了一杯杯浓浓的苦酒，精神是麻醉了，然而，梦终究是要醒的，人生的一切依然要实实在在地去面对。

第二十四章 明胆之辩 英雄情结 (359)

人处于世，乃万物之灵长。它生生不息而又不屈不挠地追寻着自身的完美。只是芸芸众生，又有几人真能明胆兼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就有了英雄情结和英雄礼赞。

第二十五章 弑君南阙 地暗天昏 (375)

一代少年英雄、刚果壮烈的悲剧皇帝曹髦，尽管行为有点冒失，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敢于孤军作战，以死相拼，这在中国封建帝王中能有几人？

第二十六章 刚肠疾恶 大胆放言 (387)

嵇康是非观念分明，个性又过于峻切，显然代表着当时崇尚玄风激进的士人的情绪倾向。当社会政治环境充满令人愤慨的荒谬、虚伪、狡诈与残忍的时候，原本淡漠于政治的他最终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第二十七章 稟性难移 嵇山绝交 (401)

面对权势的诱惑，嵇康与朋友绝交。保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清白人格，但又难免得罪司马昭而引来杀身之祸，这的确是一个令他两难